

塔县

走尽弯路方坦途

贺震 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省报告文学学会理事，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



天色还是黑漆漆的，我们便已用过早餐，乘越野车从塔县县城出发沿喀喇昆仑公路前往盘龙古道。

一辆接一辆的越野车，如一条前后不见首尾的游龙，在黑暗里前行。奇异的是，路左侧反向的公路却一片死寂。我有些疑惑地问司机，这条公路是单行线吗？驾车的塔吉克族汉子简短地答了句什么，我半懂半猜地明白了，这个时间点在路上车辆与

我们一样，都是赶往盘龙古道的旅游车。因时间太早，对面驶来的车辆还没出发。

天边泛起鱼肚白时，越野车在一道路交叉口左转驶入一条山路。前行不远，但见路边一块高大的公告牌上写道：“盘龙古道单向通行”。原来，我们乘坐的越野车已驶进盘龙古道入口。向前望去，密集的弯道在山体上盘旋而上，蜿蜒的线条如同一条盘踞在帕米尔高原上的巨大游龙。我们乘坐的越野车，仿佛是巨龙身上的一只小甲虫，笨拙而坚定地向上爬行。

越野车左冲右突，终于爬上海拔4216米的最高点。路左侧开阔的停车场上密密麻麻地停放着数千辆越野车。经过一路爬升，我分明感觉到那一辆辆越野车此刻正喘着粗气。

路右侧的山坡积着一层白雪，那雪不似江南的水灵柔软，而是硬硬的冻雪。天南海北的游人踩着硬雪，摆出各种造型定格激动人心的瞬间。斜斜的阳光照过来，雪地上映出长长的影子，很是奇幻。山风微微，却是硬硬的，吹在皮肤上，有一种金属的刮擦感。

告别最高点，车子开始盘旋下行。“今日走过了所有的弯路，从此人生尽是坦途”。在古道最后的停泊，是出口那块网红字牌。上红下白的两行大字，醒目地矗立在古道出口广场。那个被刻意放大的“路”字，独占两行，稳稳地压住阵脚，仿佛一个不容置疑的承诺。

在刚进入盘龙古道时，我就特地留意数着经过多少弯，但最后还是没数明白，因为S弯、U形

弯，一弯连着一弯，实在难以分别计数。我问司机师傅一共有多少个弯，师傅幽默地说，两个，一个左转弯、一个右转弯。最后，还是问新疆地导才知道，盘龙古道全长75公里，其中36公里路段分布着608弯。这个数字远超滇缅公路上的晴隆24道拐、川藏线上惊险的怒江72道拐，以及张家界天门山盘山公路的99道拐。

其实，盘龙古道正式的名字叫“瓦恰公路”，修筑的目的是扶贫，让山里的土特产能快捷地运出去。由于公路海拔由3000米攀升至最高点4216米，落差高达1200多米，而所在的山梁岩层结构不稳定，无法修筑穿山隧道，为了适应特殊的地质和陡峭的地形，建设者们便顺着山势，设计出了一个个弯道。那如盘龙般蜿蜒起伏的道路，与周围壮阔

的高原地貌完美融合，形成了一道极具视觉冲击力的独特风景。相传，玄奘西天取经时，曾踏足过这片土地，因此，瓦恰公路被赋予了一个带有历史色彩的名字——盘龙古道。2019年7月，公路正式通车后，这条高原天路出世即惊艳，在成为瓦恰乡与外界连通重要纽带的同时，也很快成为人们南疆旅游的网红打卡点，盘龙古道的称呼逐渐取代了原有名称。盘龙古道虽是双车道，但由于游客太多，出于安全考虑，规定只能单向行驶。

游客的到来带动了当地餐饮、住宿等产业的发展，扶贫路成为名副其实的致富路。踏平坎坷成大道，走尽弯路是坦途。世代封闭在大山中的瓦恰乡的乡亲，通过盘龙古道迈上了致富的坦途。



丹佛

富有与贫穷的代价

刘宁生 1955年生于南京，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后留学美国，从事IT工作，现定居科罗拉多州丹佛市。



2025年10月29日，飓风梅丽莎逼近加勒比海之际，世界各地超过10万富人涌入佛罗里达州劳德代尔堡市，参加全球最大的水上游艇展。经纪人和买家说着英语、法语、意大利语和葡萄牙语介绍待售游艇。展出的1300艘船只，其中200多艘24米长以上的被归类为超级游艇。最昂贵的是英国亿万富翁拥有的“汉普郡号”。这艘长66.25米

的游艇售价高达1亿美元，有两个直升机停机坪。

我是在新闻里见到以上报道，被其中的一句话震惊了：It's expensive to be rich(富有的代价)，因为这类游艇每年运行维护费用约为游艇价值的10%。即拥有“汉普郡号”10年，不计通胀就是第二个亿。应了王熙凤那句“大有大的难处”。

英语有两个成语：Expensive to be rich(富有的代价)和Expensive to be poor(贫穷的代价)。

这两句成语标志两种不同代价：富有意味着要应对不断上涨的奢侈品成本来维持社会地位和积累更多财富的机会；而贫穷本身就存在着隐性的致命成本，使得摆脱贫穷更加困难。

多年前，一位由工薪变为小公司老板的熟人在富裕的住宅区买房，邀我们做客。进小区的感觉就很不一样，都是400平方米以上的大宅子，建筑材料高档的标志是砖瓦屋顶，小区绿化不输公园。进屋后，主人领我们看楼上楼下的豪华。好感觉没有维持太久主人便开始抱怨：原以为换个豪宅就鲤鱼跳龙门了，住进来才知道要花的钱还很多。邻居家都是奔驰、宝马或路虎。他们家丰田本田显得碍眼。后来我就没再去过，知道他们两台车很快都换了。一次电话聊天，他抱怨要换的东西太多。邻里轮流坐庄搞派对，他不得不升级楼下的家具和窗帘，光一套新餐具就花了惊掉我下巴的价钱。我当时还不懂 Expensive to be rich，跟

他打趣道“真是富不起！”

在美国有时听见这样的说法：富人和穷人都好过。穷人的“好过”指政府对低收入人群的社会保障。2025年联邦政府确定的贫困线是，个人家庭年收入在15650美元以下。多一名家庭成员增加5500美元。一个四口之家的年收入在32150美元以下算贫困户，可以享受不同程度的政府税收补贴、住房补贴、食品券、免费医疗和高等教育费用的减免等社会福利。温饱肯定不是问题。

另一方面，公立教育水平与社区贫富水平直接挂钩。原因之一是教育经费源于居民房产税。一个富裕郡县教育经费可能是贫穷郡县的数倍，还不说家庭条件对孩子的直接影响。不少私人诊所贴着不接受政府医疗卡的告

示。有人专买沃尔玛即将过期的打折食品；有人只去像Whole Food那样有机专卖超市。在我们这个西裔人口占相当比例的城市，普通自助餐馆的食客百分之八九十是西裔。人均二十美元上下，大腹便便进来，一盘接一盘地狼吞虎咽，吃够本后打着饱嗝出去管一天。而品牌牛排店里衣着整齐的白人居多，优雅地使用刀叉细嚼慢咽新版《美国膳食指南》里推荐的优质蛋白。贫穷的代价在于：平时享用廉价往往不健康的食物和生活习惯，生病得不到更好医疗。新冠疫情时期的官方数据：重病和死亡率西裔和非裔占高位。原因之一是他们普遍的基础病。另一个不算病的顽疾，缺少优质教育比缺少优质蛋白使他们更难摆脱现有困境。



百色

大山深处有人家

陈汉忠 南通海门人，曾任南空政治部宣传处长，空军大校军衔。著有散文集《遥远的思念》《乡愁何处》等十余部著作，现为江苏作协会员。



一次不经意间的导航出错，把我们引进一条通往天河仙境的曲折山道。路人说，天河在山峰最高处，因山路险峻，少有游客问津，这反而吊起了我们的胃口。汽车沿山路盘旋而上，一路树木葱郁，溪流淙淙。三个多小时的艰难跋涉，车入平坦处，便被连绵的青黛峰峦揽入怀中，但见松竹掩荫下，散落着十几户民居，正近晌午，白墙黛瓦间，炊烟袅袅。

小村尽头，两座对峙的山峰间，一池碧水蓝得让人发怔。不

远处，几条渔舟正荡漾水面，凌空抛起的渔网轻盈地撒落水中，荡起一片浅浅的涟漪。青石板铺就的码头旁，两个年轻人正在收拾竹筏。得知我们远道而来，他们多少有点惊讶。笑谈间，竹篙轻点岸边青石，竹筏缓缓前行。举目远眺，两柱青灰色石柱凌空而立，横亘在云雾缭绕的河面。小伙说，这便是传说中仙女送蟠桃的仙桥。石柱上青藤缠绕，在水面投下斑驳光影。虽然没有“飞流直下三千尺”的壮阔，却有“天河悬桥一线天”的奇绝。转过一道弯，忽见“云溪仙境”四个大字。驾筏小伙说，你们来的不是时候，倘若是雨后清晨，云雾便会从谷底升起，绕着石柱仙桥。此时乘筏而过，如穿行天宫。

竹筏行至中段，水面开阔起来，形成一个小小的湖泊。湖水

中，几只觅食的白鹭掠过水面，尖尖的长嘴划破碧波。周边松竹丛中，隐约可见竹屋茅舍。岸边有几人垂钓，还有山民在竹林间拾缀着什么，颇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意境。

返转岸边，步入小村，鸡在悠闲啄食，狗在伏地酣睡，偶有一两个村民拿着渔具匆匆而过，只有那座高高的互联网基站，透露出一丝现代化的气息。我们随意走进一户农家小院，见一位三四十岁的农妇正在打扫庭院。询问午饭之事，她笑说山村没有饭店，不嫌弃的话，就尝尝我们山里的粗茶淡饭。女人姓王，村里年轻人喊她王姐。房子有点旧，却是两层农家小楼，屋里收拾得干干净净，土灶台擦得锃亮。她朝里屋喊了声，小惠，去地里拔几棵菜来。说话间，一个扎着羊

角辫的姑娘拎着竹篮跑了出来。王姐又从墙角木桶里倒出一堆活蹦乱跳的小鱼。只见她利索地剖肚刮鳞，又用泉水洗净。土灶台的火苗舔着铁锅，她往锅里倒了点山茶油，又放入姜片蒜蓉，“啦啦”一声爆响，小鱼在热油中上下翻炒，淋上自酿米酒去腥，只一会儿就盖锅焖烧。趁鱼间隙，她又切好猪肉，与泡发的干笋倒入另一锅中，小火慢炖。此时，小惠拔菜回来，几棵油亮的绿叶菜，看了就叫人眼馋。

“你们城里吃惯大菜，尝尝我们的土菜。”王姐一边炒菜，一边与我们闲谈。她男人在外地打工，女儿在初中读书，儿子刚上小学，俩孩子读书都要用钱。她叹了口气，手中的活儿没停。将炒熟的菜端上桌，又去翻了一下鱼。“不过现在政策好，路都修到

村里了，日子好起来了。”说起这些，她眼角里均是甜甜的笑意。

说话间，四菜一汤端上桌，红焖小鱼鲜嫩入味，干笋烧肉香气浓厚，那个叶菜我叫不出名字，还有那锅山珍豆腐汤也鲜醇无比。每一道菜都朴实无华，却盛满了大山的馈赠与农妇的心意。

难得的美味让我们胃口大开，大家都夸王姐厨艺了得。结账时，我们4人给出200元。王姐摇头说不要了那么多。我们坚持不找了，王姐也不再推辞，但脸上却露出歉意。

告别王姐，深山里的炊烟渐渐远去，可留在记忆里的美景，家常饭菜的香气，还有山里人质朴的笑容却久久萦绕在心头。这大山深处的温暖，就藏在这袅袅炊烟里，藏在朴实的饭菜中，更藏在山里人那颗热忱而纯朴的心里。

